

云山之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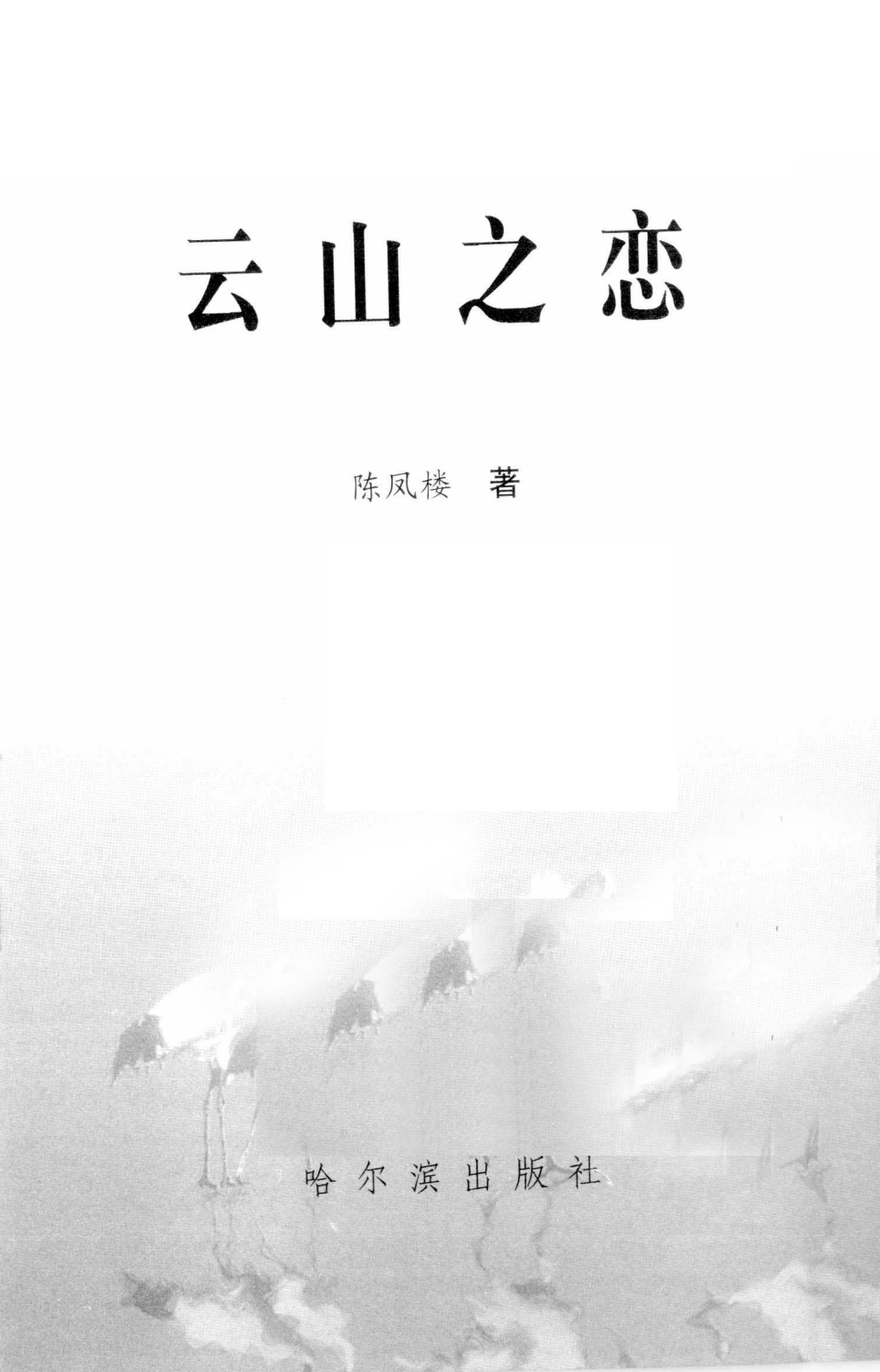
陈凤楼 著



哈尔滨出版社

云山之恋

陈凤楼 著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painting of a misty mountain landscape. In the foreground, a pavilion with a tiled roof sits on a rocky outcrop. Several birds are depicted in flight, some near the pavilion and others further away.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rolling mountains shrouded in mist, creating a sense of depth and atmosphere. The style is characteristic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山之恋 / 陈凤楼著.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1. 10

(劝业文丛/赵国春主编)

ISBN 7-80639-591-1

I. 云… II. 陈… III. 小说-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6871 号

责任编辑:刘培杰

封面设计:刘耕

云山之恋

陈凤楼 著

哈尔滨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邮政编码:150006 电话:0451-6225161

E-mail:hrbcbs @ yeah. net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佳木斯市劝业印刷制版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数 220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套

ISBN 7-80639-591-1/I·181

定价:240.00 元(共 10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451-6225162

南写北大荒 黑土情深长

——序陈凤楼《云山之恋》

凤楼和他的《云山系列》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引起北大荒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和普遍喜爱,以致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云山热”。

《云山系列》包括中篇小说《留给云山的故事》,短篇小说《远梦》等 16 篇,以及散文《云山篝火》等 10 余篇。系列作品蕴孕着浓郁的黑土气息,以其独特的审美心灵,描绘早年转业官兵的人生转折,并交织着作者对国家、时代和北大荒命运的思考和细腻的感情色彩。

如此多侧面地集中反映 1958 年 10 万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生活画卷,并且形成创作系列,这在北大荒作家群中是罕见的。塑造如此众多而性格各异的转业官兵及其亲人的形象,各具独特经历和精神气质,这也为北大荒人物艺术画廊增添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如今,凤楼以花甲之年笔耕不止,推出长篇小说《云山之恋——六对情侣的悲欢离合以及三个大尉一个傻子的故事》,令人耳目一新!这表明他在个人创作道路上的新成就,也是在艺术探索、个人风格、表现样式等方面的新突破。

40 多年前,凤楼以北京高炮部队的少尉军官的身分,跨入了开发北大荒的 10 万大军行列。其时,有 5000 人马云集在密山境内的七虎林河畔,安营扎寨,抡锹挥镐。兴建一座当时号称“北大荒人

工湖”的云山水库。凤楼和同部队来的 60 多名尉官立即汇入了这支洪流，投入了这场声势浩大的战役。

当时，劳动强度极大，生活条件极苦。住马架，吃大糠子，风雨为伍，蚊蠓作伴。水库的主体工程是修筑蓄水 5 万立方米的大坝。坝长 3000 米，坝高 9.5 米，从取土到筑坝的距离 300 米。转业官兵们在刺骨的冰水里顽强地劳动，铲土运土，肩挑筐抬，由挑土篮改为抬两筐、三筐，甚至四筐……只穿一条短裤，还是汗流浹背，抬杠断了无数根，肩膀上磨出了层层血泡……23 岁的凤楼大显身手，担任“十八勇士”组成的突击队队长。

这支突击队在工地上冲锋陷阵，勇猛无比……原来每天干 8 小时，后来增加到 10 小时、12 小时，最后竟不分昼夜连续劳动 37 个小时。队员们眼睛布满血丝，嘴唇干裂。为了在霜冻前修完大坝，突击队的任务一再加码。凤楼肩上装土的筐又从 150 公斤增加到 200 公斤，超过他自身体重的 3 倍。经过 195 天的抢建，1958 年 11 月 12 日云山水库终于竣工。当凤楼带领的突击队，在 3000 米长的大堤上，连续突击了 7 个昼夜，铺上了 66 万方土的最后一筐时，队员们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大跃进”、“共产风”、“放卫星”等左倾思潮席卷全国，黑土地也不例外。这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年代，凤楼和 10 万战友经历了一场狂热、壮烈、可笑、荒唐而又自豪不已的梦幻。

人处在奋进之中是一笔财富，人处在困惑、迷惘、曲折之中也是一笔财富。40 多年后，凤楼说：云山是他的“学步之地”，是他的“人生学校”。这位爱好文学，在部队就发表过作品并多次获奖的少尉，当年在刚创刊不久的《北大荒文艺》发表了一篇散文《黑色的金子在呼唤》，表达了年轻拓荒者对黑土地的眷恋之情，以及对正在兴起的北大荒文学的热烈期盼！

凤楼只在北大荒呆了一年多，就奉命调赴宁夏贺兰山参加“西大荒”的开发。10年后，又调南京从事商业工作。在漫长的20年，由于诸多因素，凤楼搁笔。他需要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作冷静的反思和剖析，需要对他在云山那暂短却是关键的岁月，那令他魂牵梦萦而又复杂多彩的拓荒生涯，进行深层次的积淀、再认识和开掘！

厚积薄发。30年后，凤楼终于按捺不住埋藏在心底的对黑土地的思恋之情，重新握笔。感情的闸门打开了，文思迭起，汹涌澎湃，一发而不可收！

这就是凤楼的《云山系列》和他这部历经40年生活积淀和艺术积累而写成的长篇小说《云山之恋》的历史轨迹。

凤楼是一位诚挚、直爽、热情、勤奋的人，对文学创作孜孜以求，从不满足。他远离北大荒，远离北大荒作家群体，单兵作战，在南方孤室里奋力地写北大荒。这在北大荒文学史上是令人惊叹的一种文化现象。

《云山之恋》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称生命之作。为了充分做好创作准备，他以花甲之年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深造，可见他对文学的执著追求。

《云山之恋》以独特的审美视角和新颖的艺术构思，真实地描绘了1958年年轻拓荒者在那巨大转折年代的命运，生动地刻画了几对年轻人对人生、爱情、理想的思考与追求，并揭示了那特殊年代对人性的扭曲。

读完此书，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云山之恋》兼有人物画和风情画的艺术美，显示了凤楼个人的艺术风格和独特个性。

作者颇具语言功力，文笔自然、流畅、洗炼。全书呈现出一种清新细腻、质朴隽永的风格。他叙事状物的准确、清晰，艺术结构的紧凑、严谨，人物刻画的简洁、生动，都是值得称道的。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凤楼不仅善于透视人物心灵的奥秘，对

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剖析,更重要的是能够把自己的感情浸润到人物的灵魂之中,把自己的个性和情操熔铸在形象之中。所以,阅读他的作品不仅能听到人物的心声,而且能感受到作者心弦的波动。即使在特殊的年代,艰苦的岁月,不公正的待遇,作者也能从那特定的典型环境中真实而又浓重地把人物心灵中向上的感情渲染出来。

近年来,北大荒长篇小说创作出现了好势头。老作家窦强的《暮雨潇潇》和刘家祥的《多雨的季节》先后推出,令人瞩目。曾以《远离太阳的地方》知青三部曲荣获东北文学创作大奖的韩乃寅,年初出版了新长篇《城府》,获得好评,一版再版;最近,他又一鼓作气,完成了一部反映三代北大荒人奋力拼搏的力作《燃烧》。如今,凤楼的《云山之恋》的面世,也为跨入新世纪的北大荒文学的繁荣增添了一道亮丽;同时,也揭示了半个世纪以来,以黑土地为源头的北大荒文学长盛不衰、常写常新的无比生命力。

郑加真

2001年5月31日

【卷首献辞】

云山歌声

云山歌声——我只能称你为云山歌声，你为云山而起，为云山而飞扬。你雄浑、壮美——雄浑壮美得如雷声滚动，如海潮汹涌。你诚挚、深情——诚挚深情得令白云止步、群山肃立。那4400名转业官兵军衣是你的音符，4400歌喉汇成了热情奔放、大气磅礴的歌声——云山歌声。

1958年4月你来了，伴着温煦的春风，暖得七虎林河冰融水潺，摇得河边垂柳枝头吐绿，抚得野草欢欣散出黑土的芬芳，喜得云山放飞的看山灵雀——云雀，与你对唱。

“长长的行列，高唱着战歌，一步步地走着一步步地走着，叮叮得儿隆咯隆……”响应王震将军的号召，转业官兵唱着《行军小唱》从密山向云山出发了。这歌声是你，云山歌声的前导。铁流滚动，显示了人们的决心。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辆辆汽车在云山戛然而停，在朝鲜立过赫赫战功的官兵早把战争硝烟丢在异国战壕，带来了无坚不摧的意志。

“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光映照着河边的流萤……”在平地突起的云山之巅，“老延安”面西唱起《延安颂》，怀念延安的养育之恩，并立下在云山大干之志。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一群年轻人

在蜿蜒的七虎林河边高唱《军大校歌》，表达迎接云山苦战的豪情。

开工了，改变云山面貌之役打响了。条条人的细流，在未来大坝坝基上汇成江河，歌声此起彼伏。海军歌唱海洋，空军赞美蓝天，陆军讴歌大地。锹光筐影，抬杠颤动，号子起落，歌声阵阵。

不只是战歌。在工间小憩时，听，那边传来“谁不说俺家乡好，哟呀哎哟……”听，这边传来“好一朵茉莉花……”瞧，不远处人堆中，歌者戴着防蚊帽弹起冬不拉，唱着新疆味十足的《新疆好》，不过歌词改动了：“咱们大荒好地方呀，云山脚下摆战场……”

正是工间休息。人们席地而坐，围成圈，欢送一位听说丈夫要下放北大荒，赶到部队又送到云山的妻子。这对夫妇唱了一支据说是发生在他们家乡的《二小放牛》：“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哪里去了……”歌罢，在掌声中，忽然有一老者放下扁担、水桶，走进圈中，说他听了多时，很受感动，想唱一支老舍先生作词的《丈夫去当兵》助兴，又说在延安他曾和当时著名的文化人王大化一起演唱过。他演老婆，他就唱：“丈夫去当兵，老婆叫一声，毛儿的爹你等等我，为妻的将你送一程，你去当兵打日本，人高胆大好光荣……”唱得十分投入，演得惟妙惟肖，大家叫好。此时，那年轻的妻愣神想了一下，忽然对丈夫说：“俺不家去了！”便对那老者说：“谢谢你这位老同志！”没想到这句“老同志”吓得老者魂飞天外，嗫嚅着说：“别别！俺是右派队做饭的……来送开水的……”退出人圈，挑起水桶，张惶而去……

云山歌声连着四季，寒冬来临，工地上篝火边唱起《露营之歌》：“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在最后的苦战中人们用豪迈的《国际歌》歌声：“……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表达最后胜利的决心。天明时，大坝竣工了。歌声四起。

40年过去了，4400歌喉引吭的歌声早已消失，但，你，云山歌声并未远去，已随土筑入大坝，已随雨雪沉入湖中。

受歌声熏陶的云山也就有了厚厚的文化沉积。想起云山,40年前激荡在山水间的云山歌声就会在耳边飘起,同时也就会深情地说:云山如歌。

你,永远的云山歌声,

永远的云山,

直到永远!

目 录

-
- | | | |
|----|----------------|-----|
| 1 | 南写北大荒 黑土情深长(序) | 郑加真 |
| 1 | 〔卷首献辞〕云山歌声 | |
| 1 | 日 记 | |
| 4 | 古文清将带来云山之恋 | |
| 7 | 云山球赛 | |
| 19 | 邮路通了 | |
| 23 | 古文清云山之恋的序曲 | |
| 29 | 信 | |
| 34 | 武铁勋大尉来了 | |
| 49 | 初读“雪泥鸿爪” | |

- 64 日 记
- 66 古文清云山之恋再铺垫
- 69 第 4 个是牛蒡
- 79 日 记
- 83 你是孟什维克
- 97 难忘武铁勋
- 105 “湘军”入伙
- 117 日 记
- 120 历史在云山开了个玩笑
- 128 古文清云山之恋花絮
- 132 日 记
- 134 秋月出了三道“思考题”
- 142 日 记
- 144 云山“二乔”
- 152 九月彩练
- 167 云山水库第一堆篝火
- 173 首长,你好
- 178 首长,再见
- 184 肖的“绯闻”
- 192 日 记
- 195 古文清云山之恋出现曲折
- 202 篝火,又是篝火
- 208 秋月来信
- 213 最后的突击
- 223 日 记
- 225 我们走在大坝上
- 234 送 行

241	云山《大风歌》
243	师党委来信
247	金满来信
249	古文清永远的云山之恋
260	三读“雪泥鸿爪”
276	后记

——六对情侣的悲欢离合
以及三个大尉一个傻子的故事

日 记

我翻开 1958 年修云山水库时的日记。

数年来，我曾为云山水库写下长短的杂乱文字，每写那些必翻那时的日记，这次也难“违例”。

于是我又打开了当年的日记——

1958 年 3 月 30 日

晨 4 时到了密山。

密山以它的粗犷、豪放迎接我们。明晃晃的黎明。太阳升起时，我们见到了——它格外火红。近几年来在机关工作疏忽了它。此时，我不禁借一书名自语：我们这里已是早晨！

密山火车站近处，还留着战争的痕迹，一所房子没顶；瓦砾遍

地。地势是，环密皆山也。四座纪念塔错落在马路旁。据说，当年击垮日本关东军激烈而残酷的第一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

这是个小县城。一条大马路从中穿过，临近火车站地方有几幢三四层灰色楼房。熙熙攘攘的人流（半月前大约不会这样吧）拥来拥去，非黄即蓝或又黄又蓝，都是兵！朝鲜族妇女头顶着包裹，背着孩子，不畏寒冷光脚穿着圆口雨鞋，宽大的裤腿，很觉稀奇。在路上行驶的除了汽车，还有人拉的排子车、马车，人们头上戴着大到不可想像的毛茸茸的皮帽子……这一切都绘出这边陲小镇的个性。

车站前大喇叭广播出拓荒者的诗句：“……用我们劳动的双手揭去你的面纱/用普鲁米修斯的火种烧去你身上的荒草/……送给你什么礼物？/我们都是无产者/但都是最富有的人/送给你劳动的双手/火热的心……”这些追求字面热闹的诗句，倒使这处于空前热闹的小城减色了。

密山，边陲小镇，旷野上未来的珍珠，一接触她便产生了力量。这里是海阔天空的地方。手脚再也不会像在办公室里那样小心翼翼，可以在劳动中伸展自如。开始张望眼前的陌生荒原，瞧那白皑皑连绵山峰，瞧那肥沃原野，就渴望战斗——渴望一次伟大的劳动洗礼！

北国的夜是迷人的。无风。月亮很亮。路旁的电灯很倔犟，尽管昏黄。白日的喧哗都被这宁静洗去了。

我想，我只爱北大荒，像我只爱秋月一样。

落脚在密山中学的教室中。坐在地上的行李上遐想，将来若能写出小说将名为《北大荒人》或《汉子们》还要加上副标题——这里告诉你的是关于男人们的故事”。这是我密山一天最强烈的印象。

我想我会的。“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呀。

1958 年 3 月 31 日

只需一天的时间就和密山熟悉了。又知道密山气候多变，忽尔日出忽尔又飘起雪花来。就看书。正看看，忽听院中球场传来动静，有人在打球！蓝球始终对我充满诱惑。丢下书去了，见人们棉衣棉裤大皮鞋打得认真。忽然闹起来，是一大个要和一海军（这海军格外引人注目，他竟光着脚！）动粗，被一胸佩“和平鸽”纪念章中年人制止了，那人不服，但一听说“和平鸽”是……就软了！真没劲！

整个下午都传说马上出发，去云山修水库，可几次要走却都“暂停”，一直折腾到深夜。

1958 年 4 月 1 日

早上起床后就打被（背）包，站在校门口等候汽车。直等到日上三竿不见汽车来，也不知去问谁。

此间一群转业军官向校门口走来，真没想到，其中竟有我少年时期的挚友古文清！来不及多说，汽车来了。汽车开时，他跟着汽车跑，大声问，还能见到吗？……我永不会忘记我们分别 10 年后的重逢！这重逢很具典型性，甚至可以直接移植入小说中……

古文清将带来云山之恋

时隔 40 年后重读旧时日记，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连自己的字也要细细辨认。但你古文清的那时呼喊却从密山中学校门口远远传来：“还能再见吗——？接着出现你跟着汽车跑的身姿和你那为增强传送力度做喇叭形的手势，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对你亲昵地说，伙计！还能记得吗？我和你分别 10 年后的邂逅是在 1958 年 4 月 1 日，在密山中学校门前。40 年过去了，你在哪里？……

那天，在路旁行李边等候汽车的多数是与你我年龄差不多的年轻尉级军官。等车要有耐性，大家又缺乏耐性；要去的又是陌生的云山。这时，忽见有一群背着扛着拎着行李的同类，有的离队时大约匆忙军衔都来不及摘下，拥向身后的校门，就很自然很随便地向你们行“注目礼”，好像在寻找谁，其实只是不经心地瞟瞟。有人说，这是大家前天的重复。

这时，你忽然“出镜”了，丢下行李从人流中向我跑来，喊我的名字。我认出了你。尽管你鼻梁上后有的“自行车”也并没影响我识出你的速度。虽然目光中已增添了 10 年的年轮。你笑了，一如 10 年前那样诚挚亲切，说你知道来北大荒一定有陈凤楼！陈凤楼也笑了，说自己是臭名远扬了！陈凤楼接着不解地问，你怎么也来了，二等功臣、军功章的光荣获得者？你苍白的脸上微微一红，这一如 10 年前的红晕才使你更像你！你红着脸说，向地球开战！你剽窃的是那时风传一时的郭沫若院长一首热情诗作的篇名。